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6 November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29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年

2004 年 11 月 24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04 年 11 月 24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雷沙特·恰拉尔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29 的文件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给荷。

副常驻代表

临时代办

阿尔泰·坚吉泽尔（签名）



2004 年 11 月 24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此提及 2004 年 10 月 27 日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驻纽约希族塞人代表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里就题为“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的议程项目的发言中提出的指控，并向你转达我们对此事的看法。

2004 年 4 月 24 日，塞浦路斯就你的解决计划分别同时举行全民投票。在那次投票中，希族塞人一方令人惊讶地投票反对解决计划以及与土族塞人共享欧洲联盟成员资格所带来的益处。而土族塞人一方则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妥协，与希族塞人一起在欧洲联盟建设共同的未来。自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六个多月。你在随后于 2004 年 5 月 28 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关于斡旋任务的报告中明确强调指出，“被[希族塞人]否决的是解决办法本身，而不仅仅是一个蓝图”(S/2004/437，第 83 段)。

你在同一份报告第 92 段中还得出结论认为：“经过 4 月 24 日关键性的投票，我认为是对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全部和平活动进行根本性重新评估的时候。重新评估应考虑塞浦路斯四十年来寻求和平的努力，考虑将来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为何……。我因此打算根据实地情况发展、各方的立场以及安全理事会可能有的任何意见，对联塞部队的任务、部队兵力和行动构想进行一次审查，三个月内完成。”

此外，安全理事会在 2004 年 10 月 22 日第 1568 (2004) 号决议中，赞同你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004/756)中所载的这方面建议，并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授权再延长六个月。尽管联塞部队的兵力减少了 30%，并且修正了行动构想，但审查报告没有根据当地已急剧变化的情况更新部队的任务授权。然而我们相信，这一问题仍可以在即将于 2006 年 6 月以前开展的进一步审查的框架内加以处理。不应允许希族塞人一方继续拒绝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办法，同时希望其他所有方面保持不变。

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联塞部队于 1964 年部署到塞浦路斯岛是为了应对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犯下的暴行，而不是因为土耳其于 1974 年采取了正当干预行动。希族塞人代表企图把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岛的存在及联塞部队的人数与土耳其部队的人数联系起来。这种阴险狡猾的企图是不真诚的，难以令人信服。在这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关于联塞部队的最新决议中还提到了你的评估，即“过去几年中该岛的安全局势不断好转，塞浦路斯越来越不可能重新爆发战斗，”(第 1568 (2004)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五段)。这一评估是准确的，土族塞人一方也

支持这一评估。考虑到就塞浦路斯岛当前趋势提出的这一广为人们认同的评估意见，希族塞人代表发出的阴险狡猾、花巧而又做作的论调，显得更加荒唐。

此外，希族塞人代表还试图把完全属于你的斡旋任务范围内的责任硬说是联塞部队的（例如在寻找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方面发挥作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损害你的斡旋任务即努力设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的作用，从而淡化全民投票结果以及希族塞人一方拒绝解决计划这一行动的重要性。

至于希族塞人代表关于政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言论，你在关于斡旋任务的报告（S/2004/437，第 86 段）中说，“如果希族塞人愿意通过一个建立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联邦体制，同土族塞人分享权力与繁荣，他们就需要通过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词，来表明这一点”。这些话不需要进一步阐明。按照同样语气，你在同一份报告的摘要中还指出，“如果他们（希族塞人）仍然愿意通过两族和两地区联邦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需要表现出来。希族塞人对安全和实施计划依然存在的关切，需要清楚、明确地加以阐述。”迄今为止，希族塞人领导人还没有对这一呼吁做出适当反应。希族塞人一方未能以及不情愿这样做，清楚表明，尽管他们不断宣称希望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办法，但实际上他们对此没有兴趣，并且从来就没有兴趣。

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代表企图在各个论坛把自己描绘成人权捍卫者，但其人权记录至少是不干不净。联合国相关文件可以证明，1963-1974 年期间希族塞人一方在塞浦路斯侵犯了土族塞人的人权。1964 年 9 月 10 日，当时的秘书长报告说，“对塞浦路斯的土族人实施的经济限制有时十分严重，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围困。这表明，塞浦路斯政府努力通过经济压力强迫实行一种潜在的解决办法”（S/5950，第 222 段）。此后，秘书长于 1964 年 12 月 12 日进一步指出，“12 月 10 日的报告显示，根据土族塞人失踪人员局拟订的名单，截至 9 月 1 日共有 232 名土族塞人失踪。自那时以来，联塞部队了解到，已经查明了 23 名土族塞人的下落，因此他们的名字从失踪人员名单中取消，从而使仍然失踪的土族塞人的人数减为 209 人。红十字委员会和联塞部队将继续努力追查失踪人员的下落，但他们仍然生存的前景看起来相当渺茫”（S/6102，第 93 段）。此外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在回忆录《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中说，希族塞人领导人马卡里奥斯的中心利益，“就是挡住土耳其的干预，这样他和希族塞人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屠杀土族塞人”（第 64 页）。

土族塞人尽管过去有痛苦的经历，尽管希族塞人拒绝了你的解决计划，并且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正在阻挠欧洲理事会通过欧洲联盟委员会对北塞浦路斯的金融援助和直接贸易条例，但与希族塞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族塞人一方继续保持积极态度，最近还在卡帕斯为生活在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儿童开办了一所中学，而且还删除了教科书中针对希族塞人的恶意用语。但在南塞浦路斯，

却没有任何学校为土族塞人儿童提供母语教育，并且希族塞人的教科书中仍然充斥着针对土族塞人的仇恨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土族塞人一方的和解态度就更加重要了。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雷沙特·**恰拉尔**（**签名**）